

劉賓客文集

墨

物

即

鈔

鐫

寶

寄

文

集

三
十
齋

外
集
十

齋

炎
緒
乙
巳
仁
和
朱
氏
刊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正議大夫檢校禮部尙書兼太子賓客贈兵部尙書劉

禹錫

賦

問大鈞賦

砥石賦

楚望賦

傷往賦

何卜賦

謫九年賦

望賦

山陽城賦

秋聲賦

問大鈞賦

并序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閏月
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
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印綬人咸曰美惡
周必復第行無恤歲杪其復乎居三年不得調歲二月

有事于社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歛起伊人理之
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馳精敢問大鈞其夕
有遇寤而次第其詞以爲賦

圓方相函兮浩其無垠窅冥翕闢兮走三辰以騰振孰
主張是兮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兮強名之曰大鈞鼓以
臨下兮巍兮雄尊天爲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
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運循名想像斯可以訊曰嘻蒙
之未生其猶泥耳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爲人爲幸
大矣工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畀之以愚坦坦之
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譽平之百說徒
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唯其常否終則傾

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否踰數而叵量雖一夫之
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謹薦誠上問兮俛伏以聽是夕
寢熟夢遊兮無何有之鄉抗陛級于重霄兮異人閒之
景光中有威神兮金甲而焯煌領之使前兮其音琅琅
曰吾大化之一工也居上臨下廉其不平汝今有辭吾
一以聽播形肖貌生類積億橐籥圈匡鎔鍊消息我之
司智初不爾嗇不守以愚覆爲汝賊旣賦汝形輔之聰
明盍求世師資適攸宜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
舉足斯跌韜爾智斧無爲自伐鑿竅太繁天和乃洩利
逕前誘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
汝愚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痍兮招太和而

與居恕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遠奧無示四隅軋物
之勢不作兮見傷之機自無汝不善用吾焉嗇乎且夫
貞而騰氣者臚臚健而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
蹈以不息爲體以日新爲道俛鱗蜚走灌莽苞阜乃牙
乃甲乃殪乃剖陽榮陰悴生濡死藁各乘氣化不以意
造賦大運兮無有淑慝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奚不德
余以驟壯姑尤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爲又或不然赤子
哇哇急其能言亦旣名物幾時蹢躅春耕其工投種之
日釋耒而歎何時實粟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久留
謂我瞥如我一子二誰之曲歟彼蒹葭之蒼蒼兮霜霰
苦而中堅松竹之皴皴索籜兮不若櫛筍之可憐納材

葦而構明堂兮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哲兮不可以常
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髯山立時行去敵氣與矜色
兮噤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侮黷不生爾之所得孰與
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受教而回蘧蘧形開嚮之威
神孰爲來哉乃遽衣促盥端慮滌滌想委佩低簪持簿叩
顙而言曰楚臣天問不訓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
愚終期以壽忘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憎故術腹飽
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

砥石賦

并序

時在朗州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而傷物媪神噫溼渝色壤味雖
金之堅亦失恆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澀不可拔剖

其室乃出遡陽眇眇傳刃蒙脊鱗然如疔痂如黑子如
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人被病然客有聞焉裏密石以
遺予沃之草腴雜以烏膏切劇下上真質焯見躊躇四
顧迨奈周切爾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
福曰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有
是耶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遭土卑而慝作兮雄鋌爲之潛
晦如景昏而蝕旣兮與肌漆而爲癘顧秋蓬之不可劑
兮尙可遊乎醜髀之外利物蒙蔽材人惆悵俾百汰之
至精播一檢而多恙豈害氣之獨然兮將久不試而然
彼屠者之刃兮獵者之鋌不灌不淬兮揉錯銜鉛日鼓

月揮兮剗腴擊鮮睨燿燿以耀芒翳淫夷而騰羶豈不
涉暑而蒙沴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余越砥圭
形石質蒼色膩理剗其鱗皴滑以滃灑如衣澣垢如鼎
出否霧盡披天萍開見水拭寒燄以破皆擊清音而振
耳故態復還寶心再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
感利鈍之有時兮寄雄心於瞪視嗟乎石以砥焉化鈍
爲利法以砥焉化愚爲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得
之傑材以湊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還三光景分
隨道闊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風始振懸此天砥以
礪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君天爲物天君爲人天安有
執礪世之具而患乎無賢歟

楚望賦 并序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雜繫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巫氣竄是已囂雱浮浮利于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全入因道其遠邇所得爲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隼土洩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氛曠曠中人支體兮爲瘥爲瘵以廣滌煩兮利居高于物外我卜我居于城之隅宛在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發樞眸子不運坐陵虛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櫺軒之外羣山龍嵒岡陵靡阨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露

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傾。洞支流合輪泄入，
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聲牙歔呀秋水灌。
盈漩石飄沙流，枿軒昂舞于盤渦。逮及收潦澹如醪醕，
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絲與
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
如濡，言鳥嚶嚶三星嘒。其晚中植物颯以飄，英雲歸高
唐草蔽洞庭日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涵遊，氣杳冥
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枿樹童立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
景曜。明恢台之氣發于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
焦熬止水。漢沸翔禽跼墮呀味垂翅，曦赫歔蒸陽極反
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臚未瞬

瀾漫靄靄驚雷出火喬木糜碎般地熱空萬夫皆廢懸
雷綆縋日中見昧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
澌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矐于丹泉上鏡下
冰湔塵濯煙宿麗潛芒獨行高躔皓一氣之悠然潔有
形而溢清(玄)杳微明而斐亶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
徂征金霞暈乎海孺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
沈層瀾雞啁晰而晨鳴兮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
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喧卑淘浩浩以營營追向
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獨仿像而
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脈故道股
宣音削衍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捨

綵翠于沙礫時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雁俱來
寒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遞響浙
瀝梢檝飛電照雪以騰光柔蔬傲霜而秀坼躔次殊氣
川谷異宜民生其閒俗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
而構祠投粬粒尼呂反以鼓檝豢鱸魴而如犧蟠木靚深
孽祇憑之祈年祛癘蠲敬祇威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
誠致祝卻略躡踞躡踞見靈光賦渚居鱸食大掩水物罟
張餌啗不可遁伏顯舉潛縋晝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
于陸彼遊儵之瑣類咸跳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
或加乎一目亦有輕舟軒輕泛浮柁綸往復馴鷗相逐
暮夜澌寂嘯歌羣族僮音俚態幽怨委曲逗疏柝於江

城引哀猿於山木巢山之徒梓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
而燔鬱攸起于巖阿騰絳氣而蔽天熏歇雨濡穎垂林
巔盜天和而藉地勢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閑人逸爲末
作求金渚涘淘汰灑澗流注瀆沱繁光熠燿貪賈來貿
發於懷握無翼而飛潤于豐屋晒耕耘之悒悒徒胼胝
以自鞠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
見乎其閒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永而縱觀觀物之餘
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
閻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
吾又安知其所如况臨高以觀物

傷往賦 并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飛走者情也而誕者以遣情爲智豈
至言耶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天闕弗遂也作賦
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

歎獨處之悒悒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猶毒境當
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而逾時太極運
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無兮盛復于衰猶昧爽
之必暮又安得而怨咨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

暉飄零日及之萼

日及權也朝生暮落一名王蒸爾雅

倏忽蜉蝣之衣川

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
永思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椀來饁亦在林下我觀于
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荆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

和鳴灌叢雙泳漣漪薨薨伊蟲蠢蠢伊豸遊空穴深兩
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莫失儷以孤
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目淒涼兮心伊鬱心伊
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何所勾沐兮何從仰飴
襦袴在身兮昔圍差跌鞶囊附臂兮餘馥葳蕤誠天性
之潛感顧童心兮如疑曉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減好弄
之姿指遺袿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
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弦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鑪
委灰虛幌多風隙駟晨轉窗蟾夜通步搖昏兮網黏翡
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
玩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想翩躚於是非求僊窳

與冥蒙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
恍神疲而目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曰
龍門風霜苦別鶴哀鳴夜銜羽吳江波浪深雌劍一去
無遺音悲之來兮憤予心洵如行波洊浸淫悵緣情而
莫極思執禮以自箴已焉哉苒苒生死悠悠古今乘彼
一氣兮聚散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
悼不駐之光陰諒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莊
兮何人予獨累歎而長吟

何卜賦

余旣幻惑力命之說兮身久放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
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

思乃招而祝之曰嘻人莫不塞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閒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肖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思具舟三月之熱人思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予首圓而足方予腹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肖而變化之殊常經曰剝極則賁居賁而未嘗剝者其誰否極受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鶴胡不截鳧胡不裨夔何罰而蹠蹠蚘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作舛馳似予似奪似信似欺孰主張之問于子龜卜者曰招我以粗問我以微有天下之是非有人人之是非在此爲美兮在彼爲蚩或昔而成或今而虧君問曷由主張其時時乎時乎去不

可邀來不可逃淹淹兮孰捨孰操烏喙之毒莖雞首之
賤毛各於其時而伯音霸其曹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
所用莫若履豨作俑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於斷
輪絡首縻足兮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跛鼈千里同
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
在澤伊種之利乃穆之厄故曰是耶非耶主者時耶諒
淑惡之同出兮顧所丁之若何夫如是得非我美失非
我恥其去曷思其來曷期姑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爲言
訖執龜而起予退而作何卜賦於是蹈道之心一而俟
時之志堅內視羣疑猶冰釋然

謫九年賦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莫高者天莫
濬者泉推以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至於數極長沙
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調行當跂而天有寒暑閏餘三
變朝有考績明幽三見顧堯之明兮亦昏墊而有歎歎
息兮徜徉登高高兮望蒼蒼突弁之夫我來始黃合抱
之木我來猶芒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者鬱鬱兮而涸
者洋洋天覆地生蓊兮無傷彼族而居鄴之投荒彼軒
而遊昨日朽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稽天道與人紀咸
一債而一起去無久而不還焚無久而不理何吾道之
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噫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
變化之莫及兮又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爲

望賦

邈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八極鴻濛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於寸眸驚遐情乎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同嗟乎有目者必騁望以盡意當望者必緣情而感時有待者瞿瞿忘懷者熙熙慮深者瞠然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違外徙倚其如一中糾紛兮若迷望如何其望最樂晞慶霄兮遡阿閣如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翟兮葳蕤旗升龍兮蝮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於庭樹掬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懽登灞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蔥蔥兮佳氣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闌

干避御史之驄馬逐倖臣之金丸望如何其望攸好宗
萬靈兮越四隩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踊于河上
馬跡窮于越徼紫氣度關而斐亶神光屬天而照耀睨
眷眷以馳精聳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望有形視蠢蠢
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燧明暈籠孤月兮角奮長
庚沙多似雪積有疑城煙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
之兵審曳柴之虛警破來騎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馬示
無言於旆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度雕輦
已辭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徯翠華之儻
來仰^玄天以自訴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注淚染枝葉
香餘紈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煙漠漠兮西陵樹夫不歸

兮江上石子可見兮秦原墓拍琴翻朔塞之音挾瑟指
邯鄲之路望如何其望最傷俟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
見兮雲霧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
族獨含嘖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結憤兮九回
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桑諒衝斗兮誰見伊戴
盆兮何望平聲豈止蘇武在胡管甯浮海送飛鴻之滅沒
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
起何時兮在山東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
感宮人成憶月之歌歌曰張衡側身愁思久王粲登樓
日回首不作涓濱垂釣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山陽城賦 并序

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
閔漢也詞曰

我止行車實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
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
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
敷邈汜陽與鄗上况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
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
約播其德芽迄武乃穫桓靈之欲縱心於昏然其妖醜
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灌以
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勢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
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

鹿固健步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
天亂日久矣莫可追陞彼墟兮噫嘻躅遺武兮貽後王
之元龜

秋聲賦 并序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絕然皆
得時行道之餘興猶動光陰之歎況伊鬱老病者乎吟
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窅窅悠悠百蟲迎莫兮萬葉吟秋欲辭林
而蕭颯潛命侶以喁喁送將歸兮臨水非吾土兮登樓
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草起寒螿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
楸蚤脫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

顧閨中之騷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絕遠
杵續兮何泠泠虛窗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絲
當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合荒園露滋草
蒼蒼兮人寂寂樹撼撼兮蟲唧唧則有安石風流巨源
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流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
軒歎涼葉之初墮異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么麼嗟乎
驥伏櫪而已老鷹在韝而有情聆朔風而心動盼天籟
而神驚力將瘳兮足受繼猶奮迅于秋聲

劉賓客文集卷第一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

碑上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故吏部侍郎奚公神道碑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唐制五等有爵服而無山川登于三事得立四廟備物
崇祀以交神明敬先報本以輔孝治有國之令典也維
長慶三年前相國王公始卜廟于西京崇業里公時鎮
劍南東川上章曰臣涯官秩印綬品俱第三請如式以

奉宗廟制曰可是歲仲冬申命長男孟堅祔其主于三室明年公入爲御史大夫復以十二月躬行烝祭開歲公出梁州就拜司空禮崇異數廟加祀室大和二年增新室旣成祔顯考于尊位告饗由禮觀之者以爲世程第一室曰上儀同幽州別駕府君諱元政以妣博陵崔氏配第二室曰湖州安吉縣令贈尙書刑部員外郎府君諱實以妣贈扶風縣太君馬氏配第三室曰朝散大夫青州司馬贈戶部侍郎府君諱祚以妣贈武威郡太夫人賈氏配第四室曰温州刺史贈太尉府君諱冕以妣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丘公化爲神仙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

者曰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閒東漢有徵君霸
霸孫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爲著姓故至于今爲太原
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度支尙書廣陽
侯罔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
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
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
理二邑不躋貴仕故有錫美後大之祥惟戶部府君幼
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士補延
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瀛州饒陽尉
歲滿遷渭南天后在神都而東畿差重遂由渭南轉河
陽適逢建萬象神宮甸內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繇

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馳輶車聯讞大獄閩禺
朔漠所至決平蚤以欒棘傷生晚成劇恙樂就夷曠故
不至大官惟太尉府君生於治平時以文學自奮年十
有五賁然從秋賦明年春升名于司徒又一年_玄宗御
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科以烝髦士府君策最高授
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虛三真經進
蓋厓尉天寶中厯右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
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閩粵改檢校比部郎中行軍
司馬時中原甫甯江南爲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
府君牧温州朝廷虛公卿以俟高第及聞訃永嘉人輟
春罷社摺紳聞以不淑相弔焉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

矩後之人得以纘承丕揚之其儲休啟祐有白云爾生
三子皆聰明絕人長曰沼以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
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蚤
在文士籍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
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內廷憲宗
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冊免常居大僚今年自梁
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公府如故以
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
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黃鉞以伯諸侯入服華章以謁
家廟追崇極大位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
公侯之孝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辭曰

闕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以潔牲粢
以大禘交神尙敬合魄尙氣子姪宗工駿奔奉事副筭
侈袂儼恪居次孝孫兢兢執爵而升以裸以濯以伏以
興水陸具來羶薌畢登列于園方其氣增增乃禴乃嘗
敬而追遠二昭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凡幄蹠蹠堂相禮
成起慕涕落玄袞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
榮偕逢時奮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惟公之
達兮名以顯親惟公之仁兮德以澡身六朝之清臣一
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罔不祇肅于廟之門

彭陽侯令孤氏先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

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楚蒙被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于京師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甲命季弟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祔饗三室埒墉以尙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甯謚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濬以妣太原王氏配第二室曰緜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尙書諱崇亮以妣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曰太原府功曹參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以妣贈魏國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

以介圭入覲真拜戶部尙書進爵爲魯侯旣辭戎旃得
以列侯謁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時展祭先
期致齋栗然以敬旣齋盡志歆然永思奉其百順陳以
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汎瀾旣卒事顧麗牲之石宜
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謀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
夫魏顥以輔氏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
狐文子是已其先周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爲晉
卿始封于魏自萬至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田侯
虯仕拓跋魏爲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占數爲郡人
藍田之孫熙在隋爲納言惟上邽府君納言之（玄）孫道
克肖而位不至惟尙書府君西州之右族光未耀而德

已基惟太保府君志爲君子儒以經明居上第調補陽
安縣主簿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府兵
曹終於太原府首掾始以顓經進旣仕旁通百家愛穀
梁子清而婉左正明國語辨而工司馬遷史記文而不
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肥家信誼以急人德
充齒耄獨享天爵故休祐集于身後徽章流乎佳城凡
以子貴承澤降命書告第者始贈尙書祠部郎中再贈
禮部尙書三加右僕射四爲今稱一作四進太保五爲上公先夫人
亦四徙封蜜印纍纍邦族聳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爲
嗣次子從端實肅給今爲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事
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而有文綽

綽然真令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名累參侍從由博
士主尙書牋奏典內外書命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爲
冠擁節總戎率身和眾畱惠于盟津變風于浚都言方
略者以爲能夫浚師嘆惜難治乘釁竊發寢成習俗莅
止五載飲和革心束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觴必
祝之畱爲常伯旋命居守汴人間公之東近而愈懷翹
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貴而率禮老而能
慕忱惕乎霜露齋莊乎廟祧睦其仲季施及鄉黨言孝
悌者歸厚焉勒名于碑以代夷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仲月卜
用柔日醴醖苾芬牲牲牲博膺籩甌在堂蕭管在庭孝孫

烝烝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登鉶臍蠻交感涕流緣
纓禮以備儀誠以致美祖考來格錫之不祉工祝告訖
退循軒庀乃授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
皇穆皇西省東臺迭爲侍郎國之大政咨爾平章敬宗
凝旒俾鎮雖工入爲地官令守東周彭陽之忠厚宜介
福以壽東郊旣釐可復朝右縣縣其胄系于周舊由我
顯起必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之首刻碑廟門龍集己
酉

高陵縣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權
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安能久而愈思

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尙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醜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寢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顓之公取全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瀆澤不及下涇田獨肥它邑爲枯地力旣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榮

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寃銜忍
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
如癩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
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
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織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
居二歲距寶_麻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
聞事下丞相御史御中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白渠
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
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錄姚康士曹掾李紹實成之縣主
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眾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
運不屑鼙鼓揆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

言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
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
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汚車茵丞相彭原公斂
容謝曰明府眞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
僞耳卽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
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脈宣氣蒿荒漚冒迎耜
澤澤音釋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
告已事君率其寮躬勞徠之烝徒謹呼奮襁褓而舞咸
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姦犯豪卒就施爲嗚呼成
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服引
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

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
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攤其衝爲七
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
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攤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
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尙
書德威之五代孫大_麻中詩人商之猶子少時好文學
亦以籌畫干東諸侯遂參幕府厯尹劇縣皆以能事見
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
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
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
餘以課就加司勳正郎中執法理人爲循吏理財爲能

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人蒙被惠風而惜於捨
去發于胸懷播爲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于石文
曰

噫涇水之透池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鋼
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纒兮劉君來能
愛人兮恤其隱心旣公兮言旣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
憤刷兮沈痾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虵兮止膏油遵
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翱翔遺
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尙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

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尙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
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尙書太常考行諡曰某是歲臘
月丁酉葬于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爲諸侯
爲大夫門戶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于新阡云
公諱陟字殷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于薛下故以
降爲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今爲京兆人隋唐之
際再世以明經爲博士家有賜書曾祖藺亦以文學爲
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
而尙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刺史由子貴也天以
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
實有焉幼而擢陵茗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

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暨升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卽位聲怛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內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卽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寮以自大遂嘿表公爲介換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爲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甯壽春養志盡敬丞相楊炎勇於用才擢公爲左拾遺奉安輿而西未幾再集茶蓼居後喪將闋是歲建中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閒道以歸王所旣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創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尙書爲司金元士且參權

筦之務有頃持愍冊宣恩于薊門將行錫銀朱於青蒲
上復命稱旨轉吏部外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在選士
爲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文昌
缺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中書舍人執
事者繫公識精以斟酌大政非獨用文飾也會江淮閒
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宣撫之時以便宜及物赤車
所至如東風變枯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
主計臣延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
之尹坐譴已又逮繫其吏峻絕之事下司寇主奏議者
欲文致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君子聞之善
其知道不私刑曹旣清以餘力兼領選事居一年授權

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卽眞是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以公媿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公娶琅琊王氏石泉公之曾孫女壻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二子敬則厯太僕少卿今爲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金紫以廉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三子敬玄以詞藝似續登文科厯左補闕今爲尙書刑部郎中第四子昺舉進士最小子某咸砥礪纂脩宜爲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楊僕射由地

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爲天下偉人凡執文章權衡以揣
量多士一入中禁考策詞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割璞
由我而顯者落落然居多推是風鑿移于大治則鎔範
之內無非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
什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旣齊終詔贈大宗伯後以
第三子在郎位被霈澤再追褒至司空故昔之葬儀用
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云銘曰

仁麟智龍爲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德宗道
類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言公丁斯時籍在雋賢從難
表節執羈而還帝曰汝器黃流瑟然可爲大僚左右化
源乃飾王度乃馳轡軒旣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

貯在顏閒守法持正嶷如秋山火不侵玉倖臣畏伏鳳
鳴祥煙梟噪低跽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寐無寤其名
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玄)袞公居甚卑其德愈尊兩子朝
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冑貴之里螭首龜趺惠輝是紀
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劉賓客文集卷第二

劉賓客文集卷第三

碑中

唐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薛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故兼御史中丞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唐故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王公神道碑

唐故邠甯節度使史公神道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

兼侍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爲侯國介于鄒魯閒傳世三十有一爲齊所并其公子犇楚錫土田于沛漢末避仇之成都曹魏平

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自奚仲爲夏車服大夫
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舄奕冠世言氏族者署爲關內
甲姓天意若曰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
諱謩字某曾祖寶（胤）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尙書郎雍
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雋材刺三郡金密緜皆以
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烈考承矩以文
亡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之覆露補崇文生歲滿
得調主簿書于亳之譙苦二邑又尉于東畿之河清貞
元中上方與丞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
相以公爲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局居
鴈門主穀糴具舟楫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干有

餘人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
上每發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緣邊諸軍及乘障者
雖河塞回遠必克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
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
幾淮海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
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戶部外郎兼御史淮南軍司馬
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真相趙國公帶
中書侍郎代之公至行臺畱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郵
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奇才
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旣報政就加
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

民悍而俗鬼居洞砦

音寨

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

索以治之五州民咸說元和十年某月某日薨于位年

六十七贈左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蚤世繼夫

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生子

凝爲嗣季子茂引以諸侯禮儀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

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爲平盧從事謹按甲令

礪碑石來乞詞以垂于悠久初公治粟于朔陞愚方冠

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

明年愚入尚書爲郎職隸計司因白計相召公來會府

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閒關外沒竟不

克面然而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爲根抵誠明梗葉

之直方爲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繇此道也公初
下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引深莊重幹敏
絕人此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澹淪鼎氣歆雲散爲昌光疑爲賢人常侍之生其
宗孔碩從祖昆弟說說三百文館入仕幽龍未光尺木
爲階欻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朔方邊師萬喉俟我羸
糧泝于黃河路出戎疆募乃勇士皁衣挽航膺索臂弧
穹廬在旁虜聞公名憚不敢攘安北以南列城相望率
有儲待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海軍大往爲
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乃廉于閩閩悍而
囂夷風脆急恩信綏之安然如蟄閩方不淑天奪其福

公薨于寢(玄)頰以復天王廢朝贈之金貂莓莓晉原鬱
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
學舍于兌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且董淮
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宣父之室陋宇荒階不
足回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生前致辭曰自盜
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捩卒無(甯)歲耳悅鉦鼓不聞
弦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
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
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脩戎律以通眾志

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
從乃卜新宮翼水之瀕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
繩之墨之鑿枘枝梧載墜載塗默焉陵虛寢廟弘敞齋
宮巖閣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外飾
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亡用王禮也堯頭禹身華冠象
佩之容取之自鄒魯及門都奧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
太學尊彝籩豆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
獻陞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于重檐斂器于庋櫝講筵
有位鼓篋有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
灑埽有廟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圃蒔其柔蔬而常菹旨
蓄之禦備捨己俸爲子錢榷其孳贏而鹽酪釭膏之用

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
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縻勇爵戴鶡冠者
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
者不敢侮逢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十一月許
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詞欲行乎遠也公名恂字永
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三帝碩學冠天下嘗
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
在石室副行人閒今孝孫聿脩之刑乎事業播于聲詩
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
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不得讓遂銘于麗牲
之碑銘曰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鬪嚙嚙亦有儒宮軋
于兵閒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
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煌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
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春誦夏弦載颺淑聲風于閭闔
浹于郊坰途讓斑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
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昔之連營誇力
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魯有泮林鳥革其音許崇學
數民說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尙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
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

道碑

太師名倕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子
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
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
葉生^①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尙書七
兵之弟曰寅爲樂安太守公卽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
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閒以友
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王師出征
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聞
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
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表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繁
應卒鉞刃不頓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

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薦公爲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糴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幾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脩牢益謹衡石煎和旣精飭散乃盈商通而薦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絀網而國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遘疾終

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三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之偃師從世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成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日豐至太府卿次日鄆至外臺尙書次日郇今爲廷尉次日鄩至執金吾季曰鄆今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紉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阼澤流白葉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爲太

常艷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脩諸季各以簪裾給
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
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
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尙書暨今
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
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
入文昌宮其閒三人厯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
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姑臧
李范陽盧世爲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
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尙書璜爲吏部郎瓘
爲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

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嘗事于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敬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尙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于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于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材如彼棖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焯見圖史顯顯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旣暨

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
飛輓四馳厯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竹使治
粟爲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爲利泓使車來思剗弊
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哀明就加執
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沒揚淑聲
上聞軫懷侑樂爲停贈襚之禮俾于公卿萬古貽訓根
於孝友太正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三十
餘年人倫之道六子來侍如龍如虎眾婦來饋維筐及
筥佩玉鳴環交響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
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默如重雲孕
和含粹濯潤本根景毫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礪

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常侍諱質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賓天而仙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而上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儁傑著書行於世旣沒諡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寶鼎卽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

揚州天長縣丞贈尙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
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績亦以有道顯于國初自號
東臯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
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
公雅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
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僑居淝水
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己而淮楚間羣彥多與之游公歎
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
是盍求發聞去聲俾家聲不頽今夫以文學茫洋當世者
誰如華卿庸自棄邪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
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尙屑意角逐攻取

初無此心如梗枿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眇
歆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
主者書記于嶺南授正字參謀于淮右進協律郎其後
佐許下暨梓潼南梁率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
聞其賢徵入南臺轉殿內厯侍御史改尙書戶部外郎
復爲知己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
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人爲尙書戶部郎中以方雅
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狷直爲飛語所陷抱不
測之罪大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閣上爲
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
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爲憂求爲虢州刺史宰相

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
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
固公雅爲今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號
略贊皇入相擢爲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
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
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爲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尙
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宣城國之奧壤其治在東吏
惠下蘇罷羸讐剽輕而勞徠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
一揆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遇中貴
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
三者具求政之有秕曷由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

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不
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南府永
甯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鄭氏生三
女而沒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齒矣猶子前太原府
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世父常侍之覆
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鑰以俟其長竊
懼世父之德音不敷思有以垂于後者以誠告于從叔
大司農復命曰俞謹礱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爲郎與
常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卽今丞相益州牧趙
郡李公之文自稱爲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
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取羔鴈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

水趙哲隴西李行方吳郡陸紹梁國劉蕢博陵崔珣人
咸曰得士夫揚州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
六從事材不一也而畢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
銘曰

隋有文中紹敷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紆餘鍾
于後昆常侍恂恂文中來孫發原高麓中泳後大蘭芽
茁然秀出叢蒼善不近名其聲日彰行勇於退其道愈
光哲者知之寘如周行以正持憲以文爲郎以和佐戎
以惠臨邦以直司諫以公駁正守于三川頑民底定乃
鎮于宣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旆旌問誰詢謀濟濟
君子問誰出內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于四支治本乎

正形于百爲黠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淮藪空夜柝弗施
公臥于齋邦民悽悽公衣升屋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
窈言旋棠樹未老周人慕焉熊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
在茲旣固且安松楸颺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
阡

唐故邠甯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大夫
檢校戶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右
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後因仕
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散騎常侍封懷
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

承北海郡王贈太子太保考憲誠蚤以武勇絕人積功
至魏博節度使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
檢校司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
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卽侍中之元子母曰
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母賢而加愛焉及長好學
遷善秀出儕輩鄴下諸兒號爲書生元和中太尉愬爲
魏帥下令掄才於轅門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
于諸校之上公獨昌言願效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
州大都督府參軍長慶二年常山眾叛害其帥沂國公
田司徒於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其子布
以尙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家禍布旣啟行

士氣不振渙然內潰獨與宄從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闐然推戴之請爲假侯以鎮定中貴人飛駟上聞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眞侯命之實有魏士從眾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也一旦跪於父母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閒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義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于家乘時蹈機禍不旋踵言

訖泣下數行父俞母贊天性交感三心旣叶萬眾潛化
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真有子乃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
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
金印紫綬旣貳軍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參決潛
革故態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
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文告弗革遂用大刑先侍中
表請率先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承君父之命
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壓滄壘由是加工部尙書及
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承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
覲於便殿上曰嚮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
慮陰爲寇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慝

款於賓筵爾母抗詞于簾下願絕姻以立效其經始啟
發出於爾心今滄海底平策勳之日宜貴爾三族命爾
父爲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尙書析相衛瀘三州
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
遷讓己爵禮無違者翌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
寵光古無有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帳下生變
聞泰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洛
陽之邙山冀國夫人耐焉寢苦枕塊以所仇同天爲大
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將軍累表陳乞有
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卽路閒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
度觀察處置等使居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

衛大將軍旋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邠土孟秋至
治所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鸞偉革之儀薨于
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月二十日
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尙書右僕射明年二月歸
葬于洛都夫人琅邪王氏耐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
氏有一子曰煥生七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
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
來請曰嫠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詞
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謹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播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致命宜
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心說文字虎穴

之中生此騏驥大和紀元滄景不虔子弄父兵跳踉海
塢有鄰陰交蝟起雞連詔下薄伐良隅騷然時惟侍中
實統魏師蓄銳未發眾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興
言涕零有感尊慈絕姻效節精貫神祇滄波底甯王師
衰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胙元子別建旌麾一門四
節焜燿當時倏忽變生魏郊紛披喬木雖大盲風不知
干雲之臺列缺焚之哀哀孝嗣丁此大酷迎護幃輅葬
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染縵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
枕戈驟膺推轂雕陰白馬暨于邠谷雖榮三鎮不荷百
祿綺紈之間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
有子穉齒行號執禮歸窆蒿里洛水之陽循邨之趾昭

尊穆敬幽顯同理舊松新柏亦象橋梓刻石紀功垂于
萬祀

劉賓客文集卷第三

劉賓客文集卷第四

碑下

釋門銘記附

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佛衣銘

并引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諡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疏聞繇是可其奏尙道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華夷孔懷得其所故也馬公敬其事且謹始以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由曹溪來且曰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昏之見眇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真宗者所謂頓門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

邪芻狗邪將人人之莫己若而不若置之邪吾不得而
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沒百有六
年而諡始自蘄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
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者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
生傑異父乾母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
相承授以寶氣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
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
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真筌揭起南國無
脩而脩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
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畱衣空

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引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無一里夢奠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摩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痊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茲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旣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眾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胡久恃先終知

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孰非芻狗
唐故衡嶽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閒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破榮莫
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攝武莫
若示現故言神通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剽而輕制輕
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
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津公爲上首津之後雲
峯證公承之證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
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爲郴之右
姓兆形在孕母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固
厚者歟生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岫屨

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
我入明門不住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
聞大千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皋之鎮湖南請爲
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
人人持寶衣解瓔珞爲禮公色受之謂門弟子曰彼以
有相求我我以有爲應之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
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
湯沐剃頤頂與門人告別卽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
嗚呼豈生能全吾真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邪余不得
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于寺東北隅傳律
弟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與其徒圓靜文外

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道光且遠故咨予乞詞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津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方學徒宗奧旨幼無童心至兒齒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阿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摩得焉東來中華華人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

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頭宗巖持威鶴林徑山其後也
分慈氏之一支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粲然貫珠大
師號法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旣而歎曰
此仁誼言耳吾志求出世閒法遂入句曲依僧旻改逢
掖而緇之徒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力感通故旱麓泉
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
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
乃來果與大師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躋智地密
付貞印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
門而爲天人師者皆脈分焉顯慶二年報身不滅道在
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絕龕坐未飾夫豈不思乎蓋神

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
檢校禮部尙書趙郡李公在鎮三閩百爲大備尙理信
古儒(玄)交脩始下令禁桑門皈佛以眩人者而於真實
相深達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啟因自我
成乃召主吏籍我月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令如符
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盡執誠達而山
神來護願力旣從眾心知歸撞鐘告白龍象大會諸天
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卽相生敬明幽同感尙書欲傳信
于後遠命愚志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
有不因相何以不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真諦而得
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脩爲無爲也

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有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悲救諸苦廣啟因業故劫濁而益尊白白馬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權實示其攝脩味真實者卽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懼於苦者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

泯愛緣於生死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尙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啟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之斯應陽燧含燄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眾生存頓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

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周月而帶縛者漸
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矇洞開荒憬潛革邑中長者
十方善眾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服引僧舍身
心恆寂象馬交馳墮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
而南仰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翛然化俱神歸
佛境悲結人世自跌坐而滅至于茶毗三百有六旬矣
爪髮加長容澤差衰眞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
璣者數十百焉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
提之位故殊相以現靈亦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
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升乃率其
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拭淚具役建塔於禪室

之右端從眾也初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
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
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
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
不可以闕一謬謂余爲習於文者故繭足千里以誠相
攻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白月中黑東川無
還颺于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
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

如來說法徧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至
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詞四魔潛扇佛衣
生塵佛法如綫吾師覺者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

珠一室寥然高山之隅爲法來者千百人俱裔民嗷嗷
戶有犀渠攝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旣普度門斯盛合
爲一乘散爲萬行卽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乃得
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者性本無言
說付囑其誰等空無礙後覺得之像闕虛塔迹留仁祠
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于乾竺而象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爲淨土
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爲彌
勒像者重千鈞睟容瑞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而他工
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

赤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
信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
麾以肱中樞外脈陰轉陽動凝如地踴岌如山行大匠
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蔥龍四
垂邑人膜拜於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于佛前因
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庠
皇唐神龍中爲水所壞有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
至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山曰磨刀嶺曰虎岡其經
始與克脩皆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夔
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
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爲凡脩大殿立菩薩大

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毗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直入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能信解
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義居上都雲華
寺名聞十方沙門嗣肇是其上足以經中九會纂成華
藏俾人瞻禮卽色生敬因請余讚之卽說讚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捧持世界百億千湧出香海浩無邊
風輪負之晝夜旋大雄九會化諸天釋梵八部來森然
從昏至覺不依緣初初極極性自圓寫之綃素色相全
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銜大逵坦然西馳曰石筍街街之北有仁祠形焉直啟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閬物大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脩邊備南詔君長謀得內空乘隙全入鬪于城下或縱火以駭眾此寺乃焚高門脩廊委爲寒燼如是者再歲帝念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迎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爲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緡錢三十萬爲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稔人樂檀施公言旣先應如決川乃傾囊楮乃出懷袖勝因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於徵令匠者度材以指眾徒藝者運思以役眾技斤鋸磨礱丁丁登登陶者

儲精巧者效能歎自火宅復爲金繩治故鼎新因毀成
妍華夷縱觀萬目同聳旣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
輝映前後於是都人舞抃而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
今公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
公實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大和某年某
月日大檀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
者自中貴人及賓寮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于石

劉賓客文集卷第四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論上

辯迹論一首 明贄論一首 華佗論一首

天說 柳宗元 天論上一首 天論中一首

天論下一首

辯迹論一首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污崇視輔臣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閒邪顧名與事乖耳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

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戶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橫于塞也度諸將不足以必取當亡而歎曰得李靖爲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第以見志有多產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旣成位旣崇重失畏偪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材能捍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

心相見久矣夫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敬
⑤擅能失材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之
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戶曉之迹
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位日淺將史失其
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
又能以道籠房公者矣房之許與迹孰甚焉客無以應
而作子劉子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慕賢者當慕其心循
迹而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贄論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贄之道自天子達焉夫芬芳
在上臭達于下而温粹無擇有似乎聖人者鬯也故用

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污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嗥似死義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雁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食愈重而志愈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所蔽者眾言未足以動聽故必激發以取異行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沽聞借令由士爲大夫捨雉而執雁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而觀之

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弘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弘非其所則志遠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諭君以士之行耳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華佗論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賢徧反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殺材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恚執

柄者之恚真可畏諸亦可慎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
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
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悉書焉後之惑者復用是爲口實
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寬之之請
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
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
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
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可言也獨病夫史書之
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
用一恚而殺材能眾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
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

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
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
爲故事矧他人哉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
人有疾痛倦辱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
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
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
底爲癰瘍疣贅癭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
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
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

也滋甚其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蕃而息之者物之
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
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堰洩築爲牆垣城郭臺
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
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
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
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
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
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
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必大矣子以吾言爲
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

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
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
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
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
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
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
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
而死耳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天論上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
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來窮阨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

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

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音異霆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

滋乎堇荼未嘗擇善跼蹐焉而遂孔顏焉而厄是茫乎

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

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

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

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

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

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

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眊氣雄相君力雄相

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拏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
斬材竅堅液礦礪銚義制強訐禮分長幼右賢尙功建
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
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
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
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何也爲惡
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邪唯告虔報本肆類授
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
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
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
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

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亦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於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

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榭飽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道乎匡宋雖郛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

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勝乎天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沂澗不能峭爲鬼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沈亦天也陆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

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沈有不沈非天
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
其閒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閒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
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
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
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
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挾於勢邪
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
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
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
一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

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耳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

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麻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頭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

按尙書傳云海隅蒼生謂

草木也。動類曰：蟲倮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進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毆，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劉賓客文集卷第五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

論中

因論七篇

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之爲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其立言之徒放詞乎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詞匪立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訊眈 歎牛 傲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鑒藥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

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
跡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常病也
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脈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
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聲乖所由致也今
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疾之囊橐耳我能
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予曰服是足以淪昏
煩而鉏蘊結銷蠱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
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骸
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絕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
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或聞而慶予且鬪言曰
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齎術以自

貴遺患以要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
方而狃旣效猜至誠而惑勦說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
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疔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
吾固知夫子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
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
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躋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
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訊毗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斑白
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
梁人毫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隴西

公暘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者其聞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格歟碩鼠亡歟瘕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閒釁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鷲其理而蟬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阽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靜畫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子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

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
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
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
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
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
足之病歟今覈觫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
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
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至商嶺掣以回之
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輒不僨及今廢矣顧

其足雖傷而膚尙脂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
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
當要平聲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
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
草之鄉可乎叟蹶然而哈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
以持醪而齧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
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
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
杖扣牛角而歎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員能霸吳
屬鏤賜斯旣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擒
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

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微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紼纒榜人告余曰方今湍悍而舟鹽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柳以窒之灰以堊之盪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糴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游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高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窾隙潛澍渙然陰潰至乎淹簣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墟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

傾軸墊抵于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
曩予兢惕也汨洪漣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
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
以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
晒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
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
後儆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紜邇之于傳傳吏適傳呼曰乘
驛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于吳楚聞中
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如京師頃其

至則乞焉五輩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睡如曳趾岌如
顧瞻遲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說而勞之饗
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
有馮有盪舟如沿者扶鼎如飛者絢鍵如麻者開兩弧
而脈不僨者屣巨石而濟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
聞于上也異日話於儒家者流有客悻然自奮曰斯誠
力矣上之不過誇胡人而戲角抵次之不過倅期門而
振衲服我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
以威用之可以係六羸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長
雄於匹夫然猶驛其駢餼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
當蒲其輪鶴其書矣子詰之曰彼之力用於形者也子

之力用於心者也形近而易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時乎而言則彼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予所不能齊也客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于肆適味於眾口也攻玉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積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說驥

伯氏佐戎于朔陞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污池廢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沾于肆肆之馭亦不知

其良也許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其二以求
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
尤工覩之周體怡然視听然笑旣而扑隨之且曰久矣
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
⑤如翔如之備邪今夫馬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
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于常日須其齒備而氣
振平則眾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
聞言竦焉遂傲其僕蠲其阜筐其惡蜃其搜穉以美薦
秣以薺粒起之居之澡之拒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
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
寶且譏其所買也微子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

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槌策不知其籥雲耳昔之噓吸也謂爲疵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雖曠日厯月將至頓踣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羖皮乎客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爲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逮浹日子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閒矣顧熱疹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旣

微而怠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于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頰髮不能捐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

移日而疾也瘳

疎錦反

如復瘳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

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然執楮圈侍子于

前矣子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諄也若酷而吾

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

諄而答云己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閒也亦兀然而

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

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

歎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顛

廢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

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
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劉賓客文集卷第六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論下

辯易九六論

與董生言易

辯易九六論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它日子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請徵諸揲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措于指閒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三十六策也一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爲九再

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爲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措于指閒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措于指閒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措于指閒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爲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故曰舉老而稱亦曰尙變而稱且夫筮爲乾者常遇七斯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爲坤者常遇八斯坤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晉公子親筮之曰尙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世而爲屯屯之六二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六爲世爻屯之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舉曰六筮由著數故斥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之曰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_{艮下}隨_{艮上}隨_{兌上}唯二不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說于姜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卽宜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卽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定者

一宜從少占懼不吉而更之故曰是謂良之隨是謂之
云者苟以說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良會耳而杜元
凱於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臻極之理
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爲不誣矣
餘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而世人往往攘臂
于其閒曰生之名孰與穎達著邪而材孰與元凱賢邪
厯載曠日未嘗有聞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
特貌從者什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
若觀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五 姦
反
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悲而志
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師之

學本一行云

第一指 餘一益三餘二益二
餘三益一餘四益四 第二指 餘一益二餘二益一
餘三益四餘四益三 第三指 與第二指同

右揲著數 卦從下起指亦自下始第一指法地故益成
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 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遇
三遇二並謂之少與一同 第二指 遇一益二并
掛一為四 第三指 遇一益二并
掛一為四

右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

運之得九為老陽故易繫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注云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

六

第一指 遇四益四與
掛一為九 第二指 遇四益三與掛一
為八遇三亦同 第三指 遇四益三與掛一
為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四策四

四運之得六為老陰故易繫云坤之策百四十有

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一百四十有四

第一指 遇一益三并掛一為五 第二指 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第三指 遇四益三并掛一為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為主通計二十一

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 遇四益四并掛一為九 第二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第三指 遇一益二并掛一為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少以多為主通計一十七策

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 遇多謂四四也並止於九 第二指 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第三指 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

右初指多第二指少第三指又多以少為主通計

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而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 遇少謂二二也並止於五 第二指 遇多謂三四也並止於八 第三指 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為主通計

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為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四也止於九第二指又遇多謂三四也止於八第三指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右初指第二指並多第三指獨少以少為主通計

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為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於五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為主通計一十

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八為少陰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

隨夫艮艮下之隨震下兌上唯六二爻不動餘五盡變

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日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夫屯

震下坎上六位盡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即以世爻為

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一為占則遇八夫豫

震上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為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云

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為屯坤下震上為豫言得此

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

皆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為也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 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當二百一十六言三十六者舉老陽也

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 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策當百四十有四言二十四者舉

老陰也

凡三百有六十當碁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六十四卦都三百六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爲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爲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焉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施于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爲震初九再動于壯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得男也三動于究而生艮

象之七謂三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施于太陽而生巽象之八

謂少陰之八為巽初六再動于壯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動

于究而生兌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分為八

象

右大衍論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韋昭云泰三至五震象為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同劉子曰昭此說用互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為身外為事卜得國事

也以外卦爲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互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劉賓客文集卷第七

五

五

劉賓客文集卷第八

記上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汴州鄭門新亭記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管城新驛記

和州刺史廳壁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州
憲宗視地圖戶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其以曹濮隸鄆
爲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平蓋承

天威以平暴悖志動揚休昔稱爲雄新邦始徠汚俗猶
用朝廷革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辨吏以帥焉大和三年
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
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予擇文武
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貴徒得
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
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在春秋爲須句之國涉漢爲濟
東蓋禹貢兗州之域宣精在上奎爲文宿畫野在下魯
爲儒鄉故其人知書風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
虜將因兵鋒取其地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
古醫之治劇病宣洩頤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

於身以先之示菲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
人風自移涉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
門之容仡仡而和里中之容闐闐而遂勞者以安去者
以歸分星不持日祉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歲
鉅萬菽粟知之錦縮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償租之
令故流庸自占四萬室眾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仍稔
草木咸瑞豈偶爾哉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雄
尊之位虛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愚志之俾來者仰公
知變風之自大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記

本朝以浚儀爲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醜新渠吸黃河而

東行州含其樞爲天下劇內屏王室東雄諸侯居無事
常時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
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南尹敦煌令狐公來莅來刺錫
之介圭使印兵符汴人交賀肴醪騰貴惟是邦始都於
魏惠王始郡於宇文周星躔回環天駟垂光地爲四戰
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豪公自爲宰相時已
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知旣視事三日揖羣
吏與之言曰吾食止圭田吾用止公入凡他給過制傷
廉浼潔者悉罷之一歸乎公藏凡曲防苛禁不情乖體
者悉剗之一出乎令典凡關征船算奪時專利者悉更
之一遵乎詔條然後刑麗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

勸莝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
明年大成議者若曰奕奕浚都國之咽喉咀清燕和旁
暢四支東夏黠馬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於所履
而已初公七代祖在隋爲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
刺史距今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旣拜闕發魚書合左右
契由阼階躋遐踵前武歆然如聞其馨香肅然如覩其
形容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他日命遊梁客志
之書於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
撰節度使記揭於東壁詳矣今公命爲刺史記書於右
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爲冠大和元年夏五月某日記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初大^麻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定五經書於論堂
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
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之而歸於大同
揭揭高懸積六十歲崩剝污蟻泆然不鮮今天子尙文
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
千萬時祭酒皦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
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
堅木負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
潔滑背施陰關使眾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
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遜其業
而繕寫焉筆削旣成讐校旣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

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
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逢
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某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
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

我有學宇旣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旣昧而明之孰規摹
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歌以時
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
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闕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
文云

汴州鄭門新亭記

亭於西門尊闕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羣僚以辭叶而百

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有嚴主人肅客落以金石走
鄭之門嶽爲石垣黃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顧震動
軌直含景生姿遡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殊形詭言
而耳目一說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此鄭州門公
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卽舊號而更之曰鄭門故事
王人大僚之去來元侯前驅翊門而旋率立馬塵坌中
挹策爲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於執事按亭東西函
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贏樂縣宴豆前後以位
棊闔對明弭掀順時修梁衡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
卑中經簾鑪茵帟文櫨皖榻儲以應猝周用而宜乃命
尹閭視亭長抱關視掌固啟閉拚除是謹是攷錫命賜

昨勞迎贈餞我當躬行汝先汝蠲挾膳提醪生芻縞衣
我寮展事靡問文武汝唯汝從凡入而脩容凡出而脩
輶裼襲威儀勿籍勿訶繇是貴人稱諸朝羣吏詠於家
行者誇於道與人同其安者人人譯其聲而吟之始乎
譏譏而成乎龐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
然遠命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典內外書命
以暮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徵自有浚師
無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歟

鄭州刺史東廳壁記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他室曰便坐今凡視事之
所皆曰廳其他室以辨方爲稱今年鄭州刺史楊君作

東廳旣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余爲記按國章以甲乙第
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爲雄州鄭寶邇王畿故望雄視
其版多貴人且當大遠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稅掾
舉七縣董租之吏累百君曰此百騰也悉罷之用戶符
而輸入益辦司貢掾舉梨林之征請戶曉君曰盡弛之
物籍用平賈而果益精里無吏迹民去痼疾授贖占租
如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
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
夷雞犬音和人旣甯而物有餘政旣成而日多暇園視
舊宇宜有以更之且書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
月而日之庶乎繼踐於茲者知貫珠之首其山望澤浸

土風毗俗與前賢之耿光備於正位有天寶中詞人杜
頤之文在大和四年某月日記

管城新驛記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言臣治所直天下大
達肘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啟閉宜度先是驛於城
中駟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於外隧永永便
安制曰可守臣奉詔無徵命無奪時糜羨財募游手逮
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說琢石而紀曰在兌之方面
(玄)負陽門銜周道牆蔭行粟境勝於外也遠購名材旁
延世工塹塗宣皙瓴甃剛滑術精於內也遽廬有甲乙
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庶臥囊橐示禮而不恩也內庖

西金八
外殿高倉窾庫積薪就湯時芻就燥有素而不愆也主
吏有第役夫有區師行者有饗亭孳行者有別邸周以
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蠲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
洧波瀾嵩(正)雲煙四時萬象來貺於我走轂奔蹄遄征
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
字貞一華陰(弘)農人鄭爲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
選夫驛之宜遷於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
若貞一可謂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記

歷陽古揚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實句吳
之封後爲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六爲九江治

所晉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爲郡益之以烏江
宋臺建目爲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亡北齊圖霸
功擁貞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於茲地二國和協故
更名和州陳隋閒無所革國朝因隋武德中更龍亢爲
含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算第郡縣爲三品是爲下州元
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一按見萬戶八千有
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織紵二筐吳牛蘇二鈞糝鱒九
甕茅蒐七千兩鎮曰梁山浸曰厯湖田藝四穀麥全六
擾廬有旨酒庖有腴魚神仙故事在郊在藪玄元有臺
彭鏗有洞名山曰雞籠名塢曰濡須異有血鬪祥有沸
井城高而堅亞父所營州師五百環峙於東南瀕江劃

中流爲水疆揭旗樹纒十有六戍自孫權距陳出入六
伐常爲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之本朝混一號爲善
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之比也始余以尙書郎待譴
刺連山今也由巴東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纒什
五六而地征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尙完堅
一經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尙墾闢功苦戀本無
卽山近鹽之逸市無嗤眩工無彫彤無游人異物以遷
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爲一出於農桑故也繇
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乎寶_(麻)元年六月二十一
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爲十道古荆梁之地舉曰山南
厥後析爲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梁州爲都督治
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
采訪防禦之名兵興多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
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華而徘徊簫勺之音洽於
巴漢戡難清宮六龍言旋乃下詔復除征繇升州爲府
等威班制與岐益同地旣尊大用人隨異故自興元至
大和五十年閒以勳庸佩相印者三以暮明厯真相者
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再焉磊落震耀冠於天
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趙郡公徵還泰階遂命左僕射
燉煌公往踐其武彛之九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

節度使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峻犷悍治天下以清去掎克居大鹵以仁蘇薦飢今來是都躡二三大君子之躅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麓發生人無左言樂有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閒暇園視府局素闕者補之先是公堂嘗爲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居應門有闕檠戟未具公乃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其奏君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焉惟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潔舊處仄陋黜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地署曰節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一民心軍中增氣而知禮戟衣旣垂師節旣嚴流眄屋壁見前修之名氏列於坐右第

以梁州刺史鼎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於不佞且曰我已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爲記云時開成二年歲在丁巳春二月某日記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二卿融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爲元侯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獸符鎮於媯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於天漢之域旣蒞止咨於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

爲王所百態不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因爲
 善部矣唯駟遽之途敬危隘束其醜尙存使如周道在
 公頤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軍逸農隙人思賈
 餘乃懸墾山刊木之傭募其力揆鑽鑿撞掘之用凡其
 工具昇輦畚鍤之器膺其要礮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
 說使之令旣下奮行之徒仝集我之提封居右扶風觸
 劔閣干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
 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於劔門次舍十有七同節
 度副使石文穎董之兩將受命分曹星馳並山當蹊頑
 石萬狀坳者埵者兀者銛者磊落傾欹波翻獸蹲熾炭
 以烘之巖醞以沃之潰爲埃煤一簣可埽棧閣盤虛下

臨巖呀層崖峭絕杳木豆鐵因而廣之限以鉤闌狹逕
深陁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
惑郟曲稜層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繇是駛行
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孥行者家以安貨行者肩不
病徒行者足不蠶乘行者蹄不剝公談私詠溢於人聽
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人而來之以義
乎旣訖役南梁人書事於牘請紀之以附於史官地里
志

劉賓客文集卷第八